

广岛原子弹,日本“玩暧昧”的代价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8月3日—8月9日)

下周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巧合的是,7月28日,美军当年执行任务的最后一名机组成员西奥多·范柯克去世了。随着这位广岛原子弹爆炸最后见证人的去世,一个争论许久的话题也在离我们远去:美国当年在日本投原子弹有必要吗?

反对美国投原子弹的人说:当时美军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已成定局,“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造成20余万无辜百姓死亡的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其实是一场不必要的灾难。

但如果从“日本人挨原子弹不冤枉”这个论点出发,论据似乎同样充分:虽然当时盟军赢得胜利已是举世皆知的事,但似乎还有一小撮人没搞清楚形势,那就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其实投放原子弹前,美中英三国不是没给日本留最后的机会。1945年7月26日,三国已经发表了敦促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竟然于28日拒绝了该公告,这才让日本百姓品尝了美国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如此说来,广岛原子弹爆炸要怪只能怪当时的日本政府不见棺材不落泪。

有趣的是,关于铃木贯太郎到底是不是“死到临头还嘴硬”的

问题,在战后却成了一笔扯不清的糊涂账。根据日方事后披露的材料,铃木拟定好的声明本来是这样的:“内阁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但不打算立即宣布,理由有二:等待苏联是否接受日本提出的调停要求;等待盟国的最后通牒经过正式外交途径到达。”然而,等到了声明正式发布时,这么一大段解释却被精简得及其含糊:“日本对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杀’的态度。”“默杀”这个词,别说是英文中没有恰当的翻译,即使在日语中其意义也很含糊,表面上表示“无视、不予理睬”,但也暗含“暂不置评”的引申含义,但具体啥意思,要结合上下文推测。

也许有人要问,投降声明又不是谈恋爱,这么关键的时刻铃木

玩这种暧昧有啥?原来,在正式接到盟军的《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内阁27日进行了通宵的讨论。最终,包括首相和外相在内的大部分阁员都认识到:再这么折腾下去没有任何价值,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投降一条路。孰料此时,陆相(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二杆子劲头爆发,大谈“唯有本土决战”“一亿玉碎”之类的昏话。这么一闹把在场的人都吓住了,要知道军队在当时的日本那是说不得、碰不得的主儿。铃木贯太郎本人就是军人出身,他太了解日本战前那些首相是怎么因为悖了军方意思而被干掉的。最终,原本意义明确的声明被修改成了那样一种不伦不类的表态。铃木的本意,估计是指望阿南惟几之流智商

低,只听出“无视”那层意思,同时又指望美国人心眼细,领悟到“再宽限几天”的引申含义。但到了这种时候,山姆大叔哪还有心情陪你做阅读理解?一听说日本要“无视”它,直接两颗原子弹就扔过去了。

其实,即便美国人有那份闲心,也根本没有机会理解铃木的苦衷。因为这份回复,是由日本自己的新闻媒体同盟社翻译成英文的,而同盟社将“默杀”直接翻译成了“ignore”(无视)。

投下原子弹的路就这样铺成了。翻译仅是个小插曲,一手制造这场灾难的真正元凶,恰恰是那些日本军人。当他们大谈“一亿玉碎”时,致函忘记了自己根本无权干预外交,更忘记了自己本应是保卫百姓的,而没有让百姓赴死的权力。

撰稿 本报记者 王昱

黑死病

——蒙古大汗的“赠礼”

黑死病一度堪称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这种与今天的鼠疫相似的疾病,最早在欧洲现身是在1348年的佛罗伦萨,被感染者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长出淋巴肿块,然后,他们的胳膊和腿上以及身体其他部分会出现青黑色的疱疹,这也是黑死病得名的缘由。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种疾病以跳蚤和老鼠为媒介蔓延整个欧洲。它的突然造访将所过之处变成了地狱,欧洲有1/3的人口死于其手。而在全世界,这场瘟疫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

这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疾病到底来自何方呢?在浩劫过去很长时间后,从恐慌中冷静下来的欧洲人搞清了它的来源。黑死病最初是1338年在中亚的一个小城中出现的,1340年左右向南传到印度,随后向西沿古代商道传到俄罗斯东部。1345年冬,统治当地的蒙古人进攻黑海沿岸的热那亚殖民地法卡,攻城不下之际,恼羞成怒的蒙古人将黑死病患者的尸体抛入城中,结果造成城中瘟疫流行,大多数法卡居民死亡了,但极少数逃到了地中海地区,并将这种致命的病菌传到了欧洲。

黑死病的传播表面上看似是偶然,但正如后来对其进行研究的欧洲学者所总结的:其传播之所以成为可能有一个重要背景,这就是蒙古人对几乎整个亚洲的统一。在14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统一亚洲,东西方交流与贸易前所未有的畅通和繁荣。如果没有丝绸之路之上繁忙的商队,黑死病可能仅仅是一场在人烟稀少的中亚某地爆发的小型瘟疫。而这个魔鬼从出现到叩开遥远的欧洲大门仅用了8年时间,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类交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梅毒与天花

——新旧大陆的“互黑”

与黑死病条理明晰的传播路线相比,一百多年后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另一场瘟疫显得更加诡异。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亚欧大陆的广大民众都在互相“检举揭发”,认为这种可怕的病毒是他们邻居传来的,这就是梅毒。

1495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带兵攻打那不勒斯,攻占该城后,法国士兵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最终迫使法国撤军。于是这个病就被带回了法国,所以法国人说这个病是“那不勒斯病”。

之后,梅毒很快在欧洲蔓延,在法国人的模范作用下,全世界各国人民竞相与自己接触最多的(一般也是最讨厌的)



7月31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一名护士在公共医疗中心的墙上张贴埃博拉疫情和相关信息的宣传单。 新华/法新

瘟疫式“交流”

盘点人类最著名的几次瘟疫大流行

本周,“埃博拉病毒”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这场今年3月起始于几内亚的疫情,至今已造成1200多人感染,600多人死亡。有越来越多医学专家预言,此次疫情至少将持续至秋天。

回顾人类史,与埃博拉病毒类似的“超级瘟疫”总在给人类造成极大恐慌的同时,保持着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它们往往突如其来地爆发,夺走大批的生命,最终又神秘地消失。不过,盘点人类最著名的几次瘟疫大流行,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瘟疫并不是无源之水,只不过,这个原因恐怕会让我们苦笑不已——人类交流的扩大。

邻居命名该病毒。法国人说是“那不勒斯病”,或是“西班牙痘”(那不勒斯时属西班牙),英国人和德国人说是“法国病”,波兰人说是“俄罗斯病”,俄罗斯人说是“波兰病”,土耳其人更猛,干脆叫它“基督徒病”。这种命名习惯后来也随病毒本身传到了亚洲,印度人说是“葡萄牙病”(葡萄牙最早到达印度),日本人说是“中国病”,要说还是咱们中国人民最厚道,感染该病之后没冤枉任何人,还给它起了个听上去很美的名字:“杨梅大疮”。

时至今日,有关梅毒真正来源的假说仍然很多,但最靠谱的一种是,梅毒其实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从印第安人那里带回来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梅毒正在美洲大陆广泛流行,只不过这种病症对印第安人来说不过是癣疥小疾,甚至他们自己都没发现,但遭遇体质不同的欧洲人后,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突然变成了久治难愈又能夺人性命的恶病。这种假说至少解释

了这样一个巧合,那就是梅毒为何会刚好在哥伦布船队回到欧洲的当年爆发。

实际上,在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哥伦布大交换”中,被彼岸来的瘟疫祸害最惨的不是欧亚大陆这一方,而是美洲的印第安人。15世纪末,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这里居住着至少3000万原住民,约100年后,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万人。然而,这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不是靠枪炮实现的,而是天花等瘟疫。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已同旧大陆的人类隔绝了上万年,对旧大陆的几乎所有疾病都缺乏免疫机能,很快就成群成群地倒下。病菌成为帮助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最好工具。新旧大陆的这次瘟疫大交换,真是“彼之小疾,我之绝症”的最好证明。

西班牙流感

——堪比“世界大战”

如果说黑死病与梅毒的流

行都是太过久远的案例,爆发于20世纪的西班牙流感,则告诉人们即便有了现代医学,“超级瘟疫”依然是那样的难于克服。讽刺的是,相比于前两者,人类对这场最近的灾难似乎最为摸不着头脑。

1918年一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西班牙流感突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这种流感并非最早在西班牙爆发,但由于西班牙是最严重的灾区,就连国王都染上了病,于是才得了这个名字(不过,西班牙人叫它“法国流感”)。短短两年间,西班牙流感传遍世界各地,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由于一战刚刚结束,这场流感究竟杀死了多少人无法确切统计,保守估计死者至少有2500万到4000万人。

然而,这场传染病的来源至今依然是个谜。近20年来,借助对西班牙流感基因组的重构,人们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基因组显示,西班牙流感起源于一种非人哺乳动物。它最早

在19世纪末就潜入了人类世界。到了1913年-1915年,这种原始病毒分化成了两种,其中一种感染了猪,之后又从猪身上返回人体当中,成为了恐怖的西班牙流感。

借助这些信息,有科学家做出推论,西班牙流感可能起源于养猪业兴盛的美国,并由一战时期赴法的十四万华工带到欧洲。这解释了为何西班牙流感最初出现于法国。不过,由于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时至今日,这仍不过是种猜测。

从黑死病、梅毒、天花到西班牙流感,瘟疫这个死神肆虐的范围越来越大,然而面孔却越发模糊。回顾这几场瘟疫,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全球化的脚步,其实是推动瘟疫愈演愈烈的原动力之一。人类的互相交流每前行一步,新的更可怕的瘟疫就可能随之出现。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其实是一场自身医疗技术与交流能力的“左右手互搏”。